

勞農俄國之考察

東方文庫第九種

察考之國研農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 书 章

A Survey of Soviet Russia
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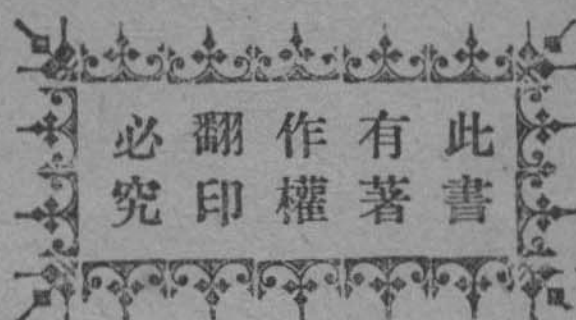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再版

（東方文庫）勞農俄國之考察一冊

（每冊定價大洋壹角）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

編纂者	東方雜誌社
發行者	商務印書館
印刷所	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
總發行所	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
分售處	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蘇維埃俄羅斯的過去與現在

朱枕薪著

俄羅斯在帝政時代，俄皇(Tsar)十二分的專制，社會的情形非常黑暗。由黑暗中產生了一種恐怖的社會主義運動；一八八一年俄皇竟爲虛無黨人(Nihilists)所殺死。一顆炸彈，竟驚動了全世界。至於農業上面，自農奴解放(The Emancipation of Serfs)之後，地主又是暴戾非常，農民很是困苦。俄羅斯受了歐洲其餘各國文明的影響，漸漸引進了些工業，并且也和別國一樣，工業發達，產業界便發生了一個大問題——勞動問題。俄國的農民，雖則占了人口全數的十分

之八，然而農民運動是散漫的，勞動運動是團結的，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，大半還是靠着城市裏的勞動者呢。

俄國專制時代，人民的思想，不便公然表出，常常寓意在文學，音樂，藝術之中。布雪金，勃洛定（Boroedin），陀斯妥以夫斯基（Dostoiëffsky）都是此中有名的代表。

自二十世紀初葉至今二十多年間，俄羅斯政治上的競爭與變化，都是很利害，很劇烈的。歐戰前九年中，人民因為『革命』（Revolution）『立憲』（Constitution）『復古』（Reaction）三問題，政治起了絕大的波瀾，鬧成了一種三角形的競爭。Harold Williams 說：『此前後十五年內，——三角形的競爭九年，歐戰三年，國內戰爭三年，——俄羅斯遼闊的大地，竟一變而為激烈的政治活動的舞臺。』這話是很對的。他們競爭得非常兇猛，然此勝彼負，使俄羅斯不由一方面完全統治之後，是決不能終止的，因他們沒有一些調和性故。好了，現在共產黨（The Com.

munist Party) 戰勝了，非共產黨的黨派在蘇維埃俄羅斯境內是沒有了，國內可以暫告平穩了，政治上的劇烈的競爭可以終止了。於是，我這文至少也有了一些暫時的價值。

二

自俄羅斯加入歐戰三年之後，國內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內，突然起了一種民主主義的革命 (Democratic Revolution)，斷絕了羅曼諾夫 (Romanoff) 朝代的社稷，逼令俄皇退位，一變君主國而為民主的俄羅斯。這種事情，大家知道的很多，無庸我來多說。『求果求因，』現在就說他的原因吧。

俄羅斯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原因，可以說是由以下四種緣故所致：

- (一) 俄國一派智識階級的思想的影響；
- (二) 俄國羣衆物質生活的惡劣；

(三) 俄皇的專制與暴虐；

(四) 歐戰前敵的失敗。

俄皇的專制，世界上知道的人很多，死的不計外，每年流到西伯利亞的實在不可勝數。譬如像李寧，脫洛斯基等人，都曾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過過監獄的生活。文學家因為攻擊當時的政府，揭破社會的黑幕，被流到西伯利亞的也不少。就像俄國現在的大文豪高爾基 (Maxim Gorky)，新近做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回憶 (Reminiscences of Tolstoy)，他本是反對多數黨 (Bolsheviks) 的——十月革命前的多數黨，就是現在的共產黨——革命後，他一變反對的態度而為贊成人，國際共產黨雜誌上，他也做過幾篇文章，第一期就登了他一篇叫做今日與明日 (To-day and To-morrow)——或譯現在與將來——的文章。他曾坐過監獄，好像也被流至西伯利亞的，我記不清楚了。我在俄國的時候，我本要去訪他，只因時候來不及，他已先我而去德國了。他有一段軼事，這里也不妨說一說。H. G.

Wells 於一九二〇年曾和他的兒子去過俄國和李寧有很長的辯論。他返來後，著了一本俄羅斯的暗影 (Russia in the Shadows)，說李寧爲『皇宮裏的夢想家』 (The Dreamer of Kremlin) 他十四歲本是個馬克思主義者，他現在却不是，他現在是個集產主義者 (Collectivist)，所以他更要做本書，書名就叫剃馬克思的鬍子 (The Shaving of Karl Marx)。他在俄時，他就住在高爾基家裏，他說高爾基只有他身上穿的一身衣服沒有別的衣服替換。這在中國，本是件好笑的事情。但在俄國現在的情形還是這樣。有二身衣服的人很少，物資缺乏已極，帶領子的也少，大多都不帶領子。

因俄皇的專制，虐待人民，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已非一日了。加以羣衆物質生活的惡劣，尤以無產階級 (Proletariat)——工廠的勞工——爲甚，就是半無產階級 (Semi-proletariat)——農工，共產黨稱農工爲半無產階級，好與無產階級的勞工有區別——的物質生活也不好。因此，就想改善他們的生活，發生了一種

反對俄皇的思想。又感受了法國聖西門 (St. Simon) 盧梭 (Rousseau) 德國馬克思 (1818-1883) 等人思想的影響，產出一種極大的政治革命的潮流。這當然屬於智識階級，不消說是大學生做中堅了。馬克思本是個經濟學者，他的名著資本論 (Das Kapital) 竟被人稱作『社會主義的聖經』 (Bible of Socialism)；他是科學社會主義 (Scientific Socialism) 的鼻祖。因其如此，所以此次革命還未能滿足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慾望，日後還得發生經濟革命——社會革命。

現在且說他們有了這幾種重大的原因，遇到前敵著著失敗的消息，更加食物發生恐慌，人民就好像觸了導火線一般，立刻爆發出來；多年的醞釀，竟至一發而不可收拾。禍來倉卒，致俄皇沒有挽回的機會。於是人民就一反從前『敢怒而不敢言』的態度，而爲敢怒敢言的人了。

M. Philips Price 是英國孟鳩斯德導報 (Manchester Guardian) 駐俄的通信員，他目睹革命的事實，在俄羅斯革命的回憶 (My Reminiscences of the

Russian Revolution) 一書內，劈頭一句，就是：

『三月革命突如其來，如夜裏的小賊一般。』

三月革命本由倉卒間兵士的示威運動，猝然而成，並未流血。俄皇退位後臨時政府從彼得格勒通電到各處去，說是已經革命了。他處的人，也未知道革命的真實價值何在。Price 在俄聽到革命的消息，就從高加索(Caucasus)趕到莫斯科去打聽。既到了莫斯科，問人革命是怎樣來的；人家都瞠目不知所對，簡直沒有人知道革命是什麼一回事。人家都這樣答他，我們是聽了彼得格勒打來的電報的，京都發生食物恐慌，波羅的海軍的水兵暴動。於此，我們可以明白三月革命的真相了。

三月革命成功得很容易，大半的原因，就是人民本是很恨俄皇的。『推倒俄皇的心理，舉國一致，所以這就成爲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』(美國 Beauty 女士的話，見俄羅斯之赤心——The Red Heart of Russia) 革命後，人民大家都高聲

歡呼道：『斯服朴大（俄語自由）我們是自由了！』

俄羅斯人從此真自由了麼？——他們更說：

『給農人自由，

給工人自由，

給兵士自由，

給女人自由，

給猶太人自由！』

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裏邊幾個月份內，俄國的人民倒很自由，各種的人都自由。在政治上黨派自由競爭得很利害，只要旁人不真的拿武力來革掉臨時政府的命，臨時政府是不會去干涉他們的。七月裏多數黨的反動，第一次實行公開的暴烈的政治革命，纔遭 Korniloff 將軍的打擊。

俄羅斯在帝政時代，街道會議（Street Meetings）是從未聽見過這個名詞的，

革命後，街上時開會議，民間久未洩露的怨恨，至是都盡情吐露出來；所以空氣中全都充滿了不安的現象。

三

三月革命後，他們發生了二個重大的問題；

(一) 麵包 (Bread)；

(二) 和平 (Peace)。

詳言之，就是：

(一) 怎樣去獲得麵包？

(二) 怎樣去停止戰爭？

在那時候，各人心理，都被這兩個問題盤據住了。盤據住了，並且還懇切地需要答案呢。這兩個答案很難，究竟怎樣去解決呢？歐戰已三年了，麵包怎得不發生恐

慌？人民怎得不想法去停止戰爭？雖則如此，然而那時人民還受了俄皇專制影響的餘毒，還沒人歡喜公然討論這兩個問題。但是那時人人都知道，這一千五百萬的陸軍，都要俄國的農民去種給他們吃，工人去做給他們用，長此以往，俄國的民脂民膏，將被他們吸盡，這也是在理想中的一九一六年耕地（Cultivated area）的面積較從前少了十分之一。一九一七年春，更要較一九一六年少。在那時，有幾個大城市裏的工人已有好幾天沒有麵包吃了。西伯利亞的麵包，有了火車頭與貨車，也是運不過來。怎麼呢，因為鐵道差不多完全為軍用了，運輸與載客的功用，早已喪失殆盡。這些問題，都與戰爭有連帶的關係，加以三年的戰爭，俄人早已精疲力竭。所以也無怪他們在革命後，就發生這樣兩個重大的問題了。

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人民對於這兩個問題——麵包與和平——的意見怎樣？

M. P. Price 對此有節很好的記載，他寫在俄羅斯革命的回憶中第一章；他

說：

『一羣穿好的皮衣服的人民，圍着兩個適纔從前線請假返來的兵士立着，他們背後，就是斯屈拉斯脫那耶方場（*Strastnaya Square*）與布雪金紀念碑

（*Puskin Monument*）；碑之下，他們就在那裏談話：「什麼！我們連吃的麵包還不夠，我們不要去打仗了！但是德人就要到這裏來了，好了，這次革命就終止了。」

「恐怕他們不會來罷。」一個兵士答道，「假使我們去解釋給他們聽，我們是預備單獨的離開他們了。」但是我們一定要去解放在哥立雪（*Galicia*）的斯拉夫

人脫離奧人的羈絆；我們又要去解放波蘭人，脫離德人的羈絆。」一個穿好衣服的人說，他呢，我們從他的神氣看來，他定是四年來愛國的軍人。「這是他們的事情，不是我們的事情，」一個兵士毫無懼容的答道。此時有個軍官挺身出來，說他自己已受了好幾次傷，說了些關於君士坦丁堡（*Constantinople*）的話，又說經

過韃靼爾（*Dardanelle*）海峽的商業出口的必要。說完之後，兵士並不受他的感

動，兵士看上去也不去想他所說的那二件事了，他們又開始談到軍隊中食糧的減少，假期的延長，以及退伍後的生活方法。』

於此，我們可以知道那時兵士一般的心理了。在那時，民意沸騰。『俄羅斯的精神實是躍動了。』『俄羅斯的一個新紀元，就在眼前了。』

我還能講件事給諸君聽聽，以證俄羅斯人民對於此次革命的熱望：

M. P. Price 說：『在脫維埃斯喀亞街（Tuerskaya street）——譯者誌，我曾到過那條街，這是莫斯科唯一的大街，書舖差不多都在那邊。』的許多書店，都陳設了紅簿面的法國革命史。戲院裏也扮演「馬賽戲」（Marseillaise）——譯者註：法國革命時，曾唱馬賽歌，就是俄國十一月革命時也然。俄國現在自己更做了一首新馬賽歌，我曾聽過他們合班唱了一遍。覺得聲調抑揚，我雖則不懂俄文，然而我也不得不贈他一句「美妙無比」的話了。俄國音樂之風很甚，國際歌簡直

人人會唱。家裏路上，常常能够聽到歌聲。至於戲院裏，那就更流行了。就是平常的咖啡店裏，大率都有一隻鋼琴，人家家裏，有風琴的也很多。——人人都是手舞足蹈，鼓躍若狂。』

四

總之，麵包問題係由戰爭而起。這『麵包』、『和平』二個問題，老實說來，只是一個問題，就是：

『戰爭與和平』的問題。

更明白言之，就是：

『現在還是延長戰爭呢，抑是爲和平而停戰呢？』

既然發生了一個問題，那麼，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，當然有正反二方面，這次也逃不出這個公例之外。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，可以分成二派：

(一)主張延長戰爭的，

(二)主張單獨媾和的。

執政者取好於協約國，要借協約國的勢力維持自己地位的永久，俄皇和他們所結的密約，於是繼續有效，所以他們就不得不主張延長戰爭了。一般中等階級的人民，貴族，學生，官吏，議員，都居於贊成人之列。他們出於純粹愛國思想的固然不乏其人，然而專為保全自己目前的地位，與維持將來地位的永久計的，我們也不能說是『沒有』。

在另一方面，與他們反對，而主張單獨媾和的，大率是以下幾種人：

無政府主義者 (Anarchists)，

多數黨 (Bolshevik Party) 黨員，

左派社會革命黨 (Left Wing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) 黨員，

波羅的海的一般海軍人員，